客座贅語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客座贅語

◀上一卷

卷一

下一卷▶

經義兼古注疏

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，初設科舉，條格詔內開第一場，《五經》義，各試本經一道，限五百字以上。《易》，程、朱氏注；《書》，蔡氏傳，《詩》，朱氏傳，俱兼用古注疏；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張洽傳；《禮記》專用古注疏。《四書》義一道，限三百字以上。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，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，始定子、午、卯、酉年鄉試，辰、戌、丑、未年會試。制第一場試《四書》義三道，二百字以上；經義四道，三百字以上。未能者許各減一道。《四書》主朱子《集注》，《易》主程、朱傳義，《書》主蔡氏傳及古注疏，《詩》主朱子集傳，《春秋》主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胡氏、張洽傳，《禮記》主古注疏，案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，聖制彰明後，不知何緣，遂斥古注疏不用。《春秋》止用胡傳為主，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，第以備考。張洽傳，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其人矣。《禮記》專用陳灝《集說》，古注疏盡斥不講。近日舉子文，師心剿說，浮蔓無根，誠舉初制一申明之，使通經博古者得以自見，亦盛事也。

東宮命典試

永樂十二年，上在北京。應天鄉試，皇太子命洗馬楊溥、編修周述為考試官。十五年命侍講梁潛、陳全，十八年命修撰張伯顒、左讚善陳仲完，皆監國事也，時猶以宮讚列修撰之後。至七年己丑會試，取中陳遂等，以上幸北京，俱寄國子監讀書，至辛卯始廷試。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允，賜出身，尤為異典。

轉運兌運長運

漕運舊例，軍民各半，互相轉運。民運淮安、徐州、臨清、德州水次四倉交收，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、天津二倉，往返經年，多失農月。於是侍郎周忱議，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、淮安，補給腳價，兌與運軍，自是轉運變為兌運。至成化七年，右副都御史滕昭議，罷瓜、淮兌運，令南京各衛官與直、浙等處官，徑赴水次州縣交兌，民加過江船費，視地遠近有差，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。

漕運總兵流官

頃見台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，改用流官，不必沿推世爵。案此官舊制，流官世爵，原相兼並推，不待改也。嘉靖中，吾鄉劉都督璽、黃都督印，皆以衛官任至總兵，管漕運。黃與先大夫往還，余猶及見之，頗非遼遠。建議者不舉此以聞於上，第雲欲革世爵，改用流官，遂奉旨「祖宗舊制，原用勳臣」。不知兼用流官，正祖宗朝舊制也。

辨訛

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，而與本音謬，相習而用，而與本義乖者，或亦通諸海內，而竟不知所從始，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。如惹之音人者切，野之音羊者切，寫之音悉姐切，且之音七也切，姐之音子野切，在二十一馬韻中，音宜與鮓葉。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，野作曳之上聲，寫作屑之上聲，且作切之上聲，姐作接之上聲，未有作馬韻呼者。士之音鉏裏切，是與氏之音承紙切，視之音承豕切，在四紙韻中，上聲也，而作去聲，呼皆如肆。跪之音去委切，兄弟之弟徒禮切，上聲也，而音作貴與第，呼屬去聲。皂隸之皂，造作之造，音與早同，而讀作去聲，如躁字。大之音，不作徒蓋切，亦不作口個切，而別音打之去聲。入之音本與日同也，而作肉音。此與本音謬，而呼相沿者也。又如鈔，略取也，而寫書曰「鈔書」，官曰「鈔案」，造紙曰「鈔紙」。吊，問終也，而官府取文書曰「吊卷」，或曰「吊錢糧」。打，作都冷切，今作丁把切，本取擊為義也，而今預事曰「打疊」，探事探人曰「打聽」，先計較曰「打量」，臥曰「打睡」，買物曰「

打米」、曰「打肉」，治食具曰「打餅」，張蓋曰「打傘」，屬文起草曰「打稿」。稟，賜穀也，與也，供也，給也，受也，而今以下白事於上曰「稟」。毆，以杖擊也，律有鬥毆之條，而今人故以言相謔嫚曰「毆」。帳之為言張也，一曰幬謂之帳，而呼簿冊記物事用度者曰「帳」。仰，恃也，資也，下托上曰仰，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「仰」。票，一作慄，疾也，急疾也，今官府有所分付，勾取於下，其劄曰「票」。疋，正也，音與雅同，《詩・大疋》、《小疋》用此字，今借為段布之「疋」，音匹。者，分別事辭也，稱此個為者個是也，今以稱人之不老實者曰「者」。假，音賈，至也，又借也，今官府借為休暇之「假」，音如嫁，曰「告假」、「給假」。兌，通也，穴也，直也，卦名，象口之能言，今以天平稱金銀曰「兌」，以物交易曰「兌」，民以糧付軍曰「兌」。劄，刺著也，唐人刺身文曰「劄青」，又奏事非表非狀謂之「劄子」，今官籍沒人物曰「抄劄」。閘，水門也，字一作牐，今借為稽查之用，朝中點入班官員曰「閘朝」，凡以事查點人曰「點閘」，又民間辦治官物曰「閘辦」。插，刺而入也，極衽曰「插」，今借為安置之用，如屯兵聚民曰「安插某處某所」。折，言斷也，又拗折屈曲也，又毀棄也，今作抵當之義，官司徵糧支俸曰「折色」，民間債負曰「准折」，以金具代儀曰「折儀」、曰「折席」。侄，今音質，謂兄弟之子也，古以稱兄弟之女，又謂吾姑者吾謂之侄，似惟以女子臨女子宜名之，古自音徒結切也。轄，車軸端鍵也。《論語》，五經之官轄。官以冒轂，轄以鍵輪。今借為管轄之用。拶，子末切，逼也。韓詩：「崩騰相排拶。」今官府刑手之具曰「拶指」，音咱，而民間但呼為「拶子」。拐，拄杖也，今為誘略之用，曰「拐帶」，其略人之人，俗曰「拐老」。祠，春祭名也，品物少而多文詞，故曰祠。今凡廟之祀神者皆曰祠。自漢有生祠，始基之矣。刁斗，以銅為之，軍中用，晝炊，擊以行夜。刁刁，風微動貌。今謂人之狡獪者曰「刁頭」，律有「刁奸」之文。饒，飽也，益也，多也。漢張霸曰：「我饒為之。」今免人之罪罰曰「饒減」，所徵財賄亦曰「饒」。嫖，一作僄，輕也，蓋僄姚之義，今蕩子之宿倡者曰「嫖」。梢，木枝末也，舟之舵尾曰「梢」，舟子曰「梢工」，婦曰「梢婆」。今驢馬馱物曰「梢」，人以物附寄行李亦謂之「梢」。包，容也，裹也，今任人物足其數曰「包賠」，代人上納官貨曰「包攬」，雇覓舟車騾馬曰「包至」，庖人為主治辦酒食曰「包酒」，子弟宿句闌中，計年月，不許接待他客，亦曰「包」。駝，負荷也，橐駝負囊橐而馱物，今無錢而買人物，徐酬其直者曰「駝」。那，何也，又多也，安也，又語絕之韻也。今謂移趾者曰「那步」，設法備用物曰「騰那」，轉假曰「那借」。科，條也，本也，坎也，程也，等也。科舉、科糧意近之，以設官名科，{宀浸}遠矣。今芟樹木蔬茹者曰「科」，頭不冠者曰「科」。巴，象形字，蛇也。巴水曲折三回像之。今人之於衡望遠曰「巴」，不足而營營曰「巴」，日曬肉曰「巴」，凡物之幹如臘者皆曰「巴」。凡此皆習而用之，與本義乖者也。

詮俗

閭巷之俚語，駔儈之流言，一二可紀者，戲解剝之，以資嗢噱。阿承顯富曰「趨」，曰「嵫」。慣依人而得財，若飲食曰「吹」。徐吞而取其訾曰「吸」。以言誑人而沁入之曰「鹵」。彼此相妒娼曰「醋」。示若不置人於意中者曰「淡」。持人之陰事，使不敢肆焉，曰「拿」，或曰「捏」。以言呴煦人曰「暖」。風而使其從我曰「嗅」。以語漸漬之，俾其從，曰「熏」。姑置其事而待之曰「冷」。若置之若不置之，似有係焉者，又或與而不必與，不盡與也，曰「吊」。以事急脅持人而出其賄曰「{紮係}」。尾人之後，偵其所之與所為，曰「躧」。群口而嚇其人曰「嘈」。以事迫而熨之，或得其物，曰「灸」，又曰「燒」。以言呴沫人，令其意靡靡焉耎也，曰「水」。以言兩挑之，使動或鬥鬩焉，曰「<黍黍>」〈（如<黍黍>燈之<黍黍>）〉。故以言與事招人，使我應，曰「撩」。置一言若一物於人，令猝不我釋也，曰「鉤」。自我而料人與料事曰「劃」。設法範圍於人曰「箍」。故陷人於過，或令其處負也，曰「耍」，曰「弄」。乘間而入之曰「鑽」。以漸而刮劘其所有曰「鏇」。大言嚇人，曰「烹」，又曰「潑」。限人之所至曰「量」。造是非佐使人怒曰「嗾」。四走而追人，或捕人，曰「撲」。咀唼人之飲食曰「嚼」，又曰「噍」。其猛取人之財物曰「齦」〈（音懇）〉。專以事務委人曰「栽」。泥人不已曰「纏」。抽取人之財物曰「秋」。從臾人使為之，或奮而往，曰「撮」，或曰「鼓」，或又曰「獎」。言語籠罩人，使不覺，曰「蒙」。詈人之傲而難製，曰「牛」，曰「驢」。嘲事之失度、人之失意也，曰「狗」。長軀而癡者曰「鵝」。解兩家之忿，或調劑成其事曰「抄」，或反言曰「攪」。刺人之隱失曰「針」。有所比合而不能解，曰「黏」。又強附而必不可得去也，曰「釘」。突然從中而攙入者，曰「剷」。內無實而外飾可觀曰「晃」。善迎人之意而助長之，曰「抄」。計去同事者而已得容焉，曰「撐」。陷人於不可居之地曰「坑」。徒餔啜以膏其口曰「油」。言之鑿空而杜撰也曰「攢」。其最無倫脊者，曰「謅」，曰「胡」。以言謔人曰「喉」，又或剌而曰「胥」。與人期必而背之，使失望焉，曰「閃」。有所避而倏遁曰「溜」。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，若盜焉，亦曰「溜」。不遇而貧，若不幸而禍也，曰「否」。空乏而不可支曰「燋」。作事之已甚曰「孔」。矜而自高曰「喬」。面勃然怒而不解也，曰「嗙」。其不色懌也，曰「喪」。衣服什器時之所兢者曰「興」。目料人之上下曰「估」。共事而偏得利焉，曰「采」。一無所得者曰「毛」。強割人之有，曰「斫」。逐人而驅之，曰「輾」。人之奘而不慧者曰「笨」，或曰「騃」，或曰「戇」，或曰「傻」。性耎而滯曰「餳」。其跳宕不馴謹，曰「浪」。小兒之嘻戲，曰「頑」，曰「憨」。淫泆曰「嫪」〈（音潦）〉。貌寢而不揚曰「矬」。羸小可憎曰「倯」。長無度者曰「倭亻棠」。

事非耳目之常曰「詫」，一人而眾人者簸而奉焉若蝘，曰「宗」，或曰「扛」。家敗而姑安之，事壞而姑待之，病亟而姑守之，凡皆曰「膿」。　　己所有以與人角勝負曰「背」〈（音卑）〉。不當與而焉，附人以入之，曰「雌」。彌縫其事之闕失，曰「糊」。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也，曰「散」，或曰「酥」，或曰「壚」，或曰「矮」。不知其人之隱曲也，以言探出之，曰「透」。謾人與為人所謾也，曰「迷」。知事與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，曰「鍬」，又曰「挖」。初非有所要質也，猝而與之遇，曰「撞」。馮怒而以語詬詈之也，曰「攫」。其盡所欲言也，曰「卷」。兩心相憐曰「疼」，反是而交相背曰「彼」。無事而遨翔焉，曰「蹌」〈（創音）〉，或曰「幌」〈（黃去聲）〉。老而拘滯不與時偶也，曰「簡」。其回曲不可方物，曰「鬼」。又身之或見或隱也，曰「影」。在數中幸而逃者，曰「卯」。卯，冒也。覓人而抓梳求之曰「爪」。證人之辭也，堅不可移，曰「齩」。與人有桑中之期曰「偷」，相挑曰「刮」，相調曰「撣」，私合曰「有」，乍相近曰「湯」，久而益昵也曰「熱」。摧折之，使興敗而反曰「掃」。物寬緩不帖帖者，曰「儾」〈（音囊去聲）〉。若事之敗而不可收拾也，曰「崩」，又或曰「裂」。

方言

南都方言，言人物之長曰「媌條」，美曰「標致」。齪曰「乾淨」，其不齪曰「齷齪」〈（惡綽）〉，曰「邋遢」，曰「腤　　」，曰「麄糟」。言事之軒昂曰「　　」〈（上歇平下遮）〉。有圭角曰「支查」。老成曰「穩重」，其輕薄曰「姑姊」，不雅馴曰「蠢苴」〈（臘上聲、查上聲）〉，曰「朗伉」〈（平聲）〉，曰「磊砢」，曰「孟浪」，曰「灥」〈（蒲併反）〉，「銳」，曰「莽撞」，曰「粗奘」，曰「倔強」，曰「粗糙」。其俊快可喜曰「爽俐」，曰「伶俐」，曰「乖角」，曰「踢跳」，曰「秀溜」〈（秀溜）〉，曰「活絡」。其不聰敏者曰「鶻突」，曰「糊塗」〈（與上一音稍異也）〉，曰「懵懂」，曰「勺鐸」〈（音韶道，似當為少度，以無思量也，以中原音少為韶，度為道字改為此）〉。曰「溫暾」〈（似當為「混沌」，北為此音耳）〉。曰「沒汨」，曰「　　渾」，曰「禿儂」。修容止曰「打扮」。形惡者曰「　　膗」。人之亡賴曰「備賴」。言之多而躁曰「喳哇」，曰「激聒」，曰「瑣碎」，曰「嘈　　」〈（下音匝，一作　　）〉。曰「囔咄」，曰「啐叨」，曰「的達」，曰「絮聒」。其小語而可厭曰「呱噥」，曰「唧噥」，曰「唧嘈」，顰而呻者曰「哼唧」。作事之不果決曰「摸　　」，曰「腼腆」，曰「乜斜」，曰「落索」，曰「塌　　」。其捧物不敬曰「　　」〈（烈挈）〉，曰「蹀躞」。其敗事曰「郎當」。人之谿刻者曰「跲落」〈（音各拉）〉，曰「疙答」，曰「嶢奚」，曰「挽搭」，曰「刁蹬」，曰「雕鐫」，曰「窶數」。其果而窒者曰「裂決」

。用財之吝曰「拈掏」，曰「寡辣」，曰「尷尬」。能不彰著曰「隱宿」，其反是曰「招搖」，曰「倡揚」〈（或「徜徉」也）〉。人之貧乏曰「褊短」。勉強營為曰「掤拽」，曰「巴結」，曰「扯拽」。曲處以應之曰「騰那」。展轉造端曰「拐揣」。恰相當者曰「促恰」。不合事宜曰「差池」。與世乖舛曰「蹭蹬」，曰「蹭蹬」，曰「落魄」〈（下音薄）〉。其少精彩曰「虺頹」〈（灰頹）〉，或曰「萎雖」〈（威雖）〉。敗壞之甚曰「壘堆」。性堅執曰「直紂」。好搬弄曰「翻騰」，曰「估倒」。自矜尚曰「支楞」，曰「崚嶒」。不分辨是非曰「舍胡」。面羞澀曰「靦腆」〈（一作「眠廷」）〉。行不端徐曰「踉蹌」〈（俱去聲）〉。交關人物曰「瓜葛」，或曰「首尾」。男女之私相通者亦曰「首尾」。以事難人曰「揉挱」。人之發跡曰「升騰」。談笑不誠恪曰「欸欸」〈（希哈）〉，或曰「哈哄」。闌入人中、事中曰「夾插」。擾人曰「聒躁」。籌處事曰「度量」〈（上音刀，北韻也）〉。檢物用曰「拾掇」。以言從臾曰「攛掇」。挹抑人曰「拄擦」，曰「敦摔」。曠大不拘束曰「浪蕩」〈（音朗倘）〉。物之細小者曰「些娘」〈（娘，女之小者）〉。事之有隙可指曰「窟窿」，其有歸著曰「撻煞」，曰「合煞」，曰「與結」。無破敗者曰「囫圇」，曰「團圞」。不分別曰「儱侗」。物事就理曰「條直」。不了結曰「拖拉」。欲了不了曰「丟搭」。身之孤獨曰「伶仃」。可憎曰「臭厭」。其不爽潔煩汙曰「漬淖」〈（刺鬧）〉。眼之視不定曰「的歷都盧」。手之捉物曰「捫捋摸　　」。身之失跌曰「撲騰」。入水聲曰「汩洞」，或曰「骨都」。心之不快曰「懊儂」〈（熬撓）〉。笑之態曰「嚜尿」〈（上音迷，下音兮）〉。氣勃鬱曰「籧篨」〈（渠除不能俯也，上訛氣）〉。凡物之聲急疾曰「急剌」，又大曰「砰磅」，〈（上音井，下音行）〉，曰「　　颼」〈（急律）〉。曰「颼飂」〈（或六）〉。

諺語

南都閭巷中常諺，往往有粗俚而可味者，漫記數則。如曰「閑時不燒香，忙時抱佛腳」。曰「熱灶一把，冷灶一把」。曰「辦酒容易請客難，請客容易款客難」。曰「饒人不是癡，過後得便宜」。曰「人算不如天算」。曰「捉賊不如放賊」。曰「好男不吃分時飯，好女不穿嫁時衣」。曰「有麝自然香，何必當風立」。曰「日食三飧，夜眠一覺，無量壽佛」。曰「不看僧面看佛面」。曰「柴米夫妻，酒肉朋友，盒兒親戚」。曰「強龍不壓地頭蛇」。曰「燈臺照人不照己」。曰「酒在口頭，事在心頭」。曰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」。曰「若要好，大做小」。曰「吃得虧，做一堆」。曰「惱一惱，老一老；笑一笑，少一少」。曰「牡丹雖好，綠葉扶持」。曰「鍋頭飯好吃，過頭話難說」。曰「家雞打的團團轉，野雞打的貼天飛」。曰「爛泥搖樁，越搖越深」。此言雖俚，然於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，邇言所以當察也。

父母稱謂

留都呼父曰「爹」〈（迭平聲，俗呼打平聲）〉，或曰「爺」。吳人呼父曰「爸」〈（音霸，訛而為拜之平聲）〉。爹字又作「爹」，唐小說「皇后阿爹」，或又為「爸」〈（音播）〉。《北史》稱父曰「兄兄」，或又曰「哥哥」。閩人曰「郎罷」。留都呼母曰「　　」，字或作「　　」〈（音麼）〉，又作「　　」〈（音同）〉。俗又呼曰「媽」，或曰「娘」，吳人呼母曰「嬭」〈（音寐，訛如埋）〉。齊人曰「阿嚲」〈（音迷）〉，字又作「　　」，又曰「嬭」〈（音膩）〉，字又作「妳」。六朝人稱母曰「姊姊」，或曰「家家」。宋人曰「姐姐」，字或作「媎」，又羌人呼母曰「毗」，音與「姐」同，字又或作「她」。閩人曰「郎奶」。

南唐宮闕

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，上元縣中兵馬司盧妃巷是其地。相傳內橋為宮之正門所直，南宋行宮亦在此地，改內橋為天津橋。而橋北大街，東西相距數百步，有東虹、西虹二橋，東虹自上元縣左，北達娃娃橋，有石嵌古河遺跡；西虹在盧妃巷大西，穿人家屋而北達園地，亦有石嵌河跡。土人言：此南唐護龍河者是也。自盧妃巷北，直走里許，又有一橋，亦名虹橋，而東虹、西虹兩橋北達之水，環絡交帶，俱綰轂於此。想當日宮內小河四周相通，形跡顯明，第近多堙塞，不復流貫耳。

南唐都城

南唐都城，南止於長干橋，北止於北門橋。蓋其形局，前倚雨花臺，後枕雞籠山，東望鍾山，而西帶冶城、石頭。四顧山巒，無不攢簇，中間最為方幅。而內橋以南大衢直達鎮淮橋與南門，諸司庶府，拱夾左右，垣局翼然。當時建國規摹，其經畫亦不苟矣。因思陳同甫言：臺城東環平岡以為安，西城石頭以為重，帶玄武湖以為險，擁秦淮、青溪以為阻。而地當南唐宮之東北，在今上元縣東北府軍倉、花牌樓等地。陳魯南《金陵圖》考證六朝大司馬門在中正街。案六朝都城東阻於白下橋，即今之大中橋也，中正街距大中橋甚近，臺城偏倚一隅，恐難立止。《記》又言：六朝都城，北據雞籠、覆舟等山。亦恐誤。晉元帝、明帝、成帝、哀帝四陵並在雞籠山下，若城帶諸山，恐無倚城起陵之理。余臆斷六朝都城亦當如南唐，北止於北門橋之南岸，玄圃、華林、樂遊諸苑，或是城外離宮，未必盡括城內也。

珍物

果之美者：姚坊門棗，長可二寸許，膚赤如血，或青黃與朱錯，駁犖可愛，瓤白逾珂雪，味甘於蜜，實脆而鬆，墮地輒碎。惟呂家山方幅十餘畝為然，它地即不爾，移本它地種亦不爾。湖池藕，巨如壯夫之臂而甘脆亡查滓，即江南所出，形味盡居其下。大板紅菱，入口如冰雪，不待咀嗟而化。靈谷寺所產櫻桃獨大，色爛若紅韡韣，味甘美，小核，其形如勾鼻桃。園客曰：「此乃真櫻桃也。」又鴨腳子亦巨於它產，實糯而甘，以火煨之，色青碧如留璃，香味冠絕。秋深都人點茶，以此為勝。魚之美者：鱘魚，四月出，時郭公鳥鳴，捕魚者以此候之。魚游江底，最惜其鱗，財掛網，即隨水而上，甫出水死矣。鱗如銀，纖明可愛，女工以為花靨。其次為河豘，形醜而性易怒，顧獨愛五色彩縷。漁者繫彩縷以鉤沉數十丈之下，豘見彩縷，群趨之，鉤財著皮，輒勃然怒，腹脅脝反白，上浮水面矣。捕者手拾而擲舷中。燕尾者，獨眼者，胹而不熟，與其子未經鹽淹者，若血滌除未淨，屋上塵墮者，食之皆能殺人。解之用蘆筍或橄欖、甘蔗，或曰鴨卵生啖之良。刀鱳魚，出水而死，類鱘魚，頭有長鬣二。漁者言：鱳最愛鬣，捕用絲網最柔，稍罥其鬣，魚輒伏不動，隨網舉矣。其次則玄武湖之鯽魚，其脊黑而厚，鱗之在腹下者尤堅，大者可二三斤。顧以禁地，人間不恒有也。蔬茹之美者：舊稱「板橋蘿蔔善橋蔥」，然人頗不貴之。惟水芹之出春初，甕菜之出夏半，茭白之出秋中，白菜之出冬初，為尤美。白菜鹽菹之可度歲，周顒所謂秋末晚菘者，即此物也。若昔人稱秣陵哀家梨與千里蕅，今絕無此種。《南畿志》又紀聚寶山之石子，今亦絕少，其足堪東坡怪石，供者競尋於六合靈岩山矣。

花木〈（二十二則）〉

牡丹、芍藥與藠，此土多有之，顧多產自它郡邑。聞嘉靖以前，牡丹與藠之種僅五六品，近來品類始多。牡丹從江陰或亳州或陝中致之。芍藥自揚州載而至。若藠，自盧苑馬《東籬品彙錄》成，搜求異種，不憚遐遠，故所紀逾百餘種，而藠之事為最侈矣。

宋人游九言，字允默，著《麗春花譜》，極言此花顏色之奇豔。案此即今之罌粟與虞美人二花耳。罌粟花大而色少，虞美人花小而色繁，且妖麗變化。中秋播種於地，次年出，其花色多非曩所有者。造物之巧，於此一花，尤其特幻者也。

鄭太守宣化官邵武，太守卒於郡，其家人攜一椑子樹至，植於獅子山之居，活而繁茂。

後太守子上舍、元煒移居南門，復並此樹移而植於庭中。今此樹高出於簷牙數尺矣，葉青翠可愛，冬日不凋，搯之作榧子香，可供瓶史，但未見結實耳。

三十年前，有人自閩中攜佛桑花至者，余外舅王公咤以為奇，作詩詠之，頃年乃多有此。其花色絕豔美，紅者瓣如襞紅縐紗，又有淡紅者、有赭黃者、有鵝黃者，開之日，首尾夏秋間，可三月，第不能過冬。齊王孫國華曾為余言：「冬日護持甚謹，而竟萎薾不得活。」

蘭花，自建蘭而外有樹蘭，樹可高三四尺許，枝葉類冬青而柔碧過之。花如粟，綴於弱幹上，始作青蕊，已放則色黃，香撲鼻如建蘭。又有魚子蘭，似樹蘭而幹柔可架，其花亦類之。又有朱蘭，色紅。道州蘭，葉大，以初冬開。吊蘭無土而縣之。賀正蘭，以正月開，尤奇異。而建蘭有二種，閩產則葉闊而稍短；江右產者葉長而狹，花之色香不逮閩，而俗皆名曰「建蘭」。至土產蘭，一幹止一花，長止可三四寸，香色俱類建蘭。又蕙草花繁，具白紫二種，香不逮蘭，二者宜興所產尤勝。

椰子自廣東至者多，顧未有見其生葉者。乙卯夏，姚梟副允初自瓊管歸，詒余椰子二枚。其一發芽如藕殲，露半寸。余示客，咸詫所未見。沈五陵謂余以瓿土擁之，芽遂長二尺許，葉大類棕櫚，初吐時，向冬猶挺然，春後遂萎。

芭蕉，本盛者冬日草苫，不使霜雪摧折，二三年間可花矣。花自中心抽一莖，長者至二三尺許，而鉤曲下垂，其瓣自下倒捲，以漸而開，日止一瓣。瓣初微青碧，一二日稍黃，已則純白矣。瓣中夾小蕊，白如水晶，含汁甜如蜜，可采而食之，名「甘露」。然蕉之開花者，次年即萎死，蓋其氣洩露太盡故爾。

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寶相花，在殿臺下，花數十年一開，余兩見之矣。其莖上下相等，粗如巨竹，葉短如筍殼，包於外，花吐莖端，色大類芭蕉花，青、黃、白以漸而變，瓣中亦有甘露。第此花開在莖端，初不抽葉，與芭蕉異耳。始不知從何地來，余見其開時，一為甲戌，一為癸未，人間無二本也。

大內西華門裏，內監傳舊丞相府中有五穀樹，實生五穀，每生一種，則其年此種必大熟，云自海外移至。報恩寺亦有一株，今不知在何處。

紅豆樹。牛首山東北有鄭太監墳，墳有紅豆樹一株，幹葉俱碧綠，結實如紅豆，故以為

名。

樹之大而久者，留都所有，無逾於銀杏。鴨腳子者是也。祈澤寺二株，云是六朝人植；牛首山一株，云是唐懶融時植；棲霞寺二株，云亦是六朝人植，皆大可數人合抱。而棲霞一株，結乳如石筍下垂，相傳樹千年始生，為尤奇。自此數株外，他木未有大而久者矣。乃知此木最壽，宜名為「萬年枝」。俗傳銀杏開花以夜，人自未有見者。數年前，大報恩寺鐘樓傍一株，開花滿樹如柳絮，人皆見之。

大紅繡球花，中國無此本。沈生予令晉江時，海舶自暹羅國攜至以遺生予。生予載還育之，數年遂萎。生予言：海舶所攜多外國奇卉，而此花為尤。

靜海寺海棠，云永樂中太監鄭和等自西洋攜至，建寺植於此，至今猶繁茂，乃西府海棠耳。

龍爪槐，蟠曲如虬龍挐攫之形，樹不甚高，僅可丈許，花開類槐花微紅，作桂花香。

俗多言大樹有神，其影照人宅輒興旺。顧所照者不在近而在遠。如丹丘先生宅後一銀杏，影在上新河某家，其家推步尋而至此，知其然也。又椿樹之大者多奇異，先恭人曾於北門橋舊宅中，夏夜見鄰人陳氏園大椿樹，樹杪五色光如瓔珞綏垂下，不可勝數，久之方滅，其家訖無他事。

山茶，此中二種：一單瓣，中有黃心；一寶珠，單瓣中碎小紅瓣簇起如珠，故名。近又有一種白者，花亦如寶珠，色微帶鵝黃，香酷烈，勝於紅者遠甚。

杜鵑花，殷紅而繁麗，謂血淚染成，良有以也。吳中移至，此花開時盛夏矣，過秋冬則萎，育之多不復活。

園圃中以樹木多而且長大為勝。其最貴者曰天目松，曰栝子松，曰娑羅樹，曰玉蘭，曰西府海棠，曰垂絲海棠，曰楸桐，曰銀杏，曰龍爪槐，曰頻婆，曰木瓜，曰香櫞，曰梨花，曰繡球花，曰羅漢松，曰觀音松，曰綠萼梅，曰玉蝶梅，曰碧桃，曰海桐，曰鳳尾蕉。今南都諸名園故多名花珍木，然備此者或罕矣。

南都人家園亭，花木之品多者，如桃則有緋桃、淺緋桃、白桃；又揚州桃，花如碧桃而

葉多；又有盒兒桃，以其結實核匾如盒也；又有十月桃，油桃，麝香桃，皆可種。李惟白花一色，而紫李與黃李異。梅白玉蝶、綠萼外，有深紅、淺紅梅、白梅；又臘梅以花大而香為第一，磬口者是。其次則紫檀心而瓣團厚者；又一種小花，瓣尖、色澹、香殊劣，名為狗蠅，品最下矣。碧桃有深紅者、粉紅者、白者，而粉紅之嬌豔，尤為夐絕。海棠六種，第一為西府，第二為垂絲，第三為鐵梗，第四為毛葉，第五為木瓜，第六為秋海棠。西府則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；垂絲則縹緲輕颺，風流自賞；鐵梗有深紅、淺紅、蜜合、純白四色，挺拔韶秀；毛葉果稱富豔；木瓜獨吐奇芬；至秋海棠，翠蓋紅妝，吟風泣露，階傍簷下，尤倍生憐。總之海棠無凡格也。他如牡丹、芍藥、菊花，名品最多，不可勝載。

己酉而後，竹皆開花結米，旋即枯萎。先斑竹，後牙竹，後筆竹，至今則凡竹皆然。大園如西華門之郭府園，魏公之萬竹園，皆一望成空矣。戴凱之《竹譜》言：竹六十年而枯，曰「笋」；又三年而復榮，曰「　　」。今三年往矣，竹地之荒蕪如故也。聞自江上下郡邑亡不然，意竹之氣運當爾邪，可謂竹疫矣！

几案所供盆景，舊惟虎刺一二品而已。近來花園子自吳中運至，品目益多，虎刺外有天目松、瓔珞松、海棠、碧桃、黃楊、石竹、瀟湘竹、水冬青、水仙、小芭蕉、枸杞、銀杏、梅華之屬，務取其根幹老而枝葉有畫意者，更以古瓷盆、佳石安置之，其價高者一盆可數千錢。

凡庭畔階砌雜卉之屬，擇其尤雅靚者：虞美人、罌粟、石竹、剪紅羅、秋牡丹、玉芙蓉、蜨蝶花、鴛鴦菊、秋海棠、矮腳雞冠、金鳳花、雁來紅、雁來黃、十樣錦、鳳尾草、翠雲草、金線柳、金絲荷葉、玉簪花、虎須草為佳。至籬落藩援之上，則黃薔薇、粉團花、紫心白末香、酴醾、玉堂春、十姊妹、黃末香、月月紅、素馨、牽牛、蒲桃、枸杞、西番蓮之類，芬菲婀娜，搖風漏月，最為綿麗矣。

禽魚〈（十一則）〉

穿花鳳，萬曆初，觀音門鱔魚廠前朱家，見樹上一鳥，身大如燕，尾長尺，首有纓，身文五色，粲然奪目，飛繞樹中，不停集，不懼人，凡四五日始去。人不識為何鳥，或曰：「此穿花鳳也」。

紅鸚鵡，沈生予自晉安於暹羅海舶攜歸，形如常畜綠鸚鵡而差大，金目，觜距皆淡紅色，

羽毛殷赤如腥血，警惠動人。案宋謝莊希逸為《赤鸚鵡賦》，袁淑見而歎曰：「江東無我，卿當獨秀；我若無卿，亦一時之傑也。」知此鳥昔人貴之。

錦雞，萬曆三年，王藩幕元燿家畜於籠中，買之值五兩。余從家中憲在襄陽，彼中此物甚多而賤，節時人以相餉，若今江南之野雉矣。

了歌，數年前人自粵東籠至，求售於余，余恐其性不宜水土，且不慣調養，未畜也。毛色玄如鸜鵒，微瘦而長，觜距皆作澹紅色，兩目上有黃皮一道，如眉，性殊慧，鳴似自呼其名。

青鸞，大如鶴，形體亦似之，但色灰青耳，頂紅而觜爪皆綠。下關稅課司前曾一見之。

孔雀，舊罕有至者，近董方伯里蒙、張都僉蘭池自粵中攜歸畜之，頗馴。而張家在虹橋北，孔雀搆巢其屋上，亦曾生卵。

翠雞，番人自粵東入貢，舶中有此雞，形大略如常雞，而毛羽如翡翠欲滴，此中爭往看之。

黃鸚哥，亦前番人舶中物，色政如鵝黃，而嬌膩過之，頂上毛一叢，有時奮發，則毛開敷如花，作澹粉紅色，尤豔異。

白鸝，大於野雞，其形正相似，觜距紅色，毛羽內黑外白，白中間以石青，紋如筆畫者，於翁工部湛原宅見之，性警健甚。

大晨雞，萬曆壬子，小人國入貢，舟泊石城。其人長可二尺許，紺髮綠睛，作反手字，有衣綠衣，多摺縫，方巾，與中國類者。所貢錦雞凡四，青鸞一，白鸚鵡四。兩大晨雞，其一重五十斤，狀類中國之雄，而身肥冠聳，高四尺許。

花魚，舊止金魚一色耳，近年有朱色如腥血者，有白如銀者，有翠而碧者，有斑駁如璃瑁者，有透徹如水晶者，有雙尾者，有三尾者，有四尾者，有尾上帶金銀管者，有解舞躍游泳而戲者，有鬥者，故是盆盎間奇物。

籠養

自段柯古有《肉攫部》，載養鷹　　漱之法，今白下富豪之家，俠少之士，往往籠畜禽蟲以供耳目，代博奕。畋獵則有黃鷹，有鴉鶻，有鷂子，有鴿，或作　　，二皆音松，似鷹而小，工捕雀者也。鬬勝負則有雄雞、鵪鶉、促織、黃豆。言語則有鸚哥、鸜鵒，或曰八哥，皆能效人言。八哥又能作諸禽語，第一效烏鴉聲死矣，亦異事。畫眉鳥鳴最峭巧可聽。又小鳥黃黧色者曰「必利」，亦能效諸鳥啁啾有致。又有阿鵲，白翎，自北而至，不恒有。玩弄則黃鸝、鴛鴦與鴿。鴿之最貴者曰「袍袖」，曰「點子」，其形體雄異，毛羽整刷，翱翔矯捷，嬉舞空中，宜稱曰「決雲兒」，不止為半天嬌矣。

鳥獸呼音

留都呼馬裸驢曰「咄咄」，呼犬曰「啊啊」，呼豕曰「　　」，呼羊曰「咩咩」，呼貓曰「　　」，呼鵝鴨曰「咿咿」，呼雞曰「咿咿」，呼鴿曰「嘟嘟」。

登覽

白下山川之美，亡過於鍾山與後湖，今為皇陵冊庫，遊趾不得一錯其間，但有延頸送目而已。其它在城中則有六，曰清涼寺，曰雞鳴寺，曰永慶寺之謝公墩，曰冶城，曰金陵寺之馬鞍山，曰盧龍觀之獅子山。在城外近郊則有十四，曰大報恩寺之浮屠，曰天界寺，曰高座寺之雨花臺，曰方正學祠之木末亭，曰牛首之天闕，曰獻花岩，曰祖堂，曰棲露寺之攝山，曰弘濟寺，曰燕子磯，曰嘉善寺之一線天，曰崇化寺之梅華水，曰幕府寺之幕府山，曰太子凹之夾蘿峰。此二十處或控引江湖，或映帶城郭。二陵佳氣，常見鬱鬱蔥蔥；六代清華，何減朝朝暮暮。宜晴宜雨，可雪可風，舒曠攬以無垠，恣幽探而罔極。嘗謂士生其間，情鍾懷土，道感逝川，政可蠟屐而登，巾車而往，又何煩頓千里之駕，期五嶽之遊者哉！

七妙

陶秀實學士《清異錄》載金陵七妙：齏可照面，飯可打擦臺，餛飩湯可注研，濕麵可穿結帶，餅可映字，醋可作勸盞，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。今猶有此數物，起麵餅以城南高座諸寺僧所供為勝，餛飩湯與寒具市上鬻者頗多，寒具即饊子，醋絕有佳者，但作勸盞恐齒齾，不禁一引耳。秀實又言，金陵士大夫頗工口腹，至今猶然，而餔啜家又競稱吳越間，世言天下諸福，惟吳越口福，亦其地產然也。

市井

南都大市為人貨所集者，亦不過數處，而最夥為行口，自三山街西至斗門橋而已。其名曰果子行。它若大中橋、北門橋、三牌樓等處亦稱大市集，然不過魚肉蔬菜之類。如銅鐵器則在鐵作坊；皮市則在笪橋南；鼓鋪則在三山街口，舊內西門之南；履鞋則在轎夫營；簾箔則在武定橋之東；傘則在應天府街之西；弓箭則在弓箭坊；木器南則鈔庫街，北則木匠營。蓋國初建立街巷，百工貨物買賣各有區肆，今沿舊名而居者，僅此數處。其它名在而實亡，如織錦坊、顏料坊、氈匠坊等，皆空名無復有居肆與留易者矣。城外惟上新河、龍江關二處為商帆賈舶所鱗轂，上河尤號繁衍。近年以稅重，客多止於鳩茲，上河遂頗雕動，人有不聊生者。其人家產女，舊多美麗，士大夫、士人之求妾者趣焉，近亦寥寥。時之盛衰，亦可歎也。

巾履

南都服飾，在慶、曆前猶為樸謹，官戴忠靜冠，士戴方巾而已。近年以來，殊形詭製，日異月新。於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，有漢巾、晉巾、唐巾、諸葛巾、純陽巾、東坡巾、陽明巾、九華巾、玉臺巾、逍遙巾、紗帽巾、華陽巾、四開巾、勇巾。巾之上或綴以玉結子、玉花瓶，側綴以二大玉環。而純陽、九華、逍遙、華陽等巾，前後益兩版，風至則飛揚。齊縫皆緣以皮金，其質或以帽羅、緯羅、漆紗，紗之外又有馬尾紗、龍鱗紗，其色間有用天青、天藍者。至以馬尾織為巾，又有瓦楞、單絲、雙絲之異。於是首服之侈汰，至今日極矣。足之所履，昔惟云履、素履，無它異式。今則又有方頭、短臉、球鞋、羅漢靸、僧鞋，其跟益務為淺薄，至拖曳而後成步，其色則紅、紫、黃、綠，亡所不有。即婦女之飾，不加麗焉。嗟乎！使志《五行》者，而有徵於服妖也。折上之巾，露卯之屐，動關體咎，今之巾履，將何如哉！

水災

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大水，江東門至三山門行舟。萬曆十四年丙戌五月初三日大雨，至十七日，城中水高數尺，儒學前石欄皆沒，江東門至三山門亦行舟。三十六年戊申五月，江濤大溢，城中水泛濫，儒學櫺星門亦淹沒。余所居最高，門前水亦幾至尺許。視前庚申、丙戌更甚，父老言聞見自所未有也。余有《金陵大水歌》絕句十首在集中。又傳嘉靖十八年七月，大風卷水灌真州，漂失鹽場數十處，人民死者亡算。其日，揚子江水涸

數十丈，金山至露其趾，尤為奇事。考前史，吳太元元年八月大風，江海泛溢，平地水數丈。東晉時，濤水入石頭者再，四壞大航。至義熙十一年，大水毀太廟。梁天監六年，大水濤入御道七尺，則六代時水患之烈，又有甚者矣！

米價

嘉靖二年癸未，南都旱疫，死亡相枕藉，倉米價翔貴，至一兩三四錢。時三年無麥，插秧後復旱，處暑前乃得雨，禾驟起，收獲三倍，人始蘇焉。萬曆十六年戊子夏，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，死者亡算，南門司閽者以豆記棺，日以升計，哭聲夜徹天。粳米價二兩，倉米至一兩五六錢。父老言，二百年來南都穀貴自未有至此者。憶《南史》侯景圍臺城，因食於石頭倉，既盡，兵民無穀，米升值七八萬錢，金陵米價之貴，至此極矣。因附記之。

正嘉以前醇厚

有一長者言曰：正、嘉以前，南都風尚最為醇厚。薦紳以文章政事、行誼氣節為常，求田問舍之事少，而營聲利、畜伎樂者，百不一二見之。逢掖以帖嗶帖括、授徒下帷為常，投贄干名之事少，而挾倡優、耽博奕、交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，百不一二見之。軍民以營生務本、畏官長、守樸陋為常，後飾帝服之事少，而買官鬻爵、服舍亡等、幾與士大夫抗衡者，百不一二見之。婦女以深居不露面、治酒漿、工織紝為常，珠翠綺羅之事少，而擬飾倡妓、交結甘媼、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，百不一二見之。

風俗

南都一城之內，民生其間，風尚頓異。自大中橋而東，歷正陽、朝陽二門，迤北至太平門，復折而南至玄津、百川二橋，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亙也。其人文，客豐而主嗇，達官健吏，日夜馳騖於其間，廣奢其氣，故其小人多尷尬而傲僻。自大中橋而西，繇淮清橋達於三山街、斗門橋以西，至三山門，又北自倉巷至冶城，轉而東至內橋、中正街而止，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，百貨聚焉。其物力，客多而主少，市魁駔儈，千百嘈　　其中，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競。自東水關西達武定橋，轉南門而西至飲虹、上浮二橋，復東折而江寧縣、至三坊巷貢院，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。其人文之在主者多，其物力之在外者侈，遊士豪客，競千金裘馬之風。而六院之油檀裙屐，浸淫染於閭閻，膏唇耀首，仿而效之，至武定橋之東西。嘻，甚矣！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。由笪橋而北，自冶城轉北

門橋、鼓樓以東，包成賢街而南，至西華門而止，是武弁中涓之所群萃，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。其人文，主客頗相埒，而物力嗇，可以娛樂耳目，膻慕之者，必徙而圖南，非是則株守其處，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。北出鼓樓達三牌樓，絡金川、儀鳳、定淮三門而南，至石城，其地多曠土，其人文，主與客並少，物力之在外者嗇，民什三而軍什七，服食之供糲與疏者，倍蓰於梁肉紈綺，言貌樸僿，城南人常舉以相啁哳，故其小人多悴鋍而蹇陋。

上元在鄉地，在城之北與東南，北濱江，東接句容、溧水。其田地多近江與山，墝瘠居其半，其民俗多苦瘁，健訟而負氣。江寧在鄉地，在城之南與西，南濱江，西南鄰太平，田地多膏腴，近郊之民，醇謹易使。其在山南橫山、銅井而外，稍不如，而殷實者在在有之。

浙兵

歲壬辰有倭警，遠在朝鮮。時參贊大司馬衷公議召募浙江義烏兵數千人，屯於南京龍江關地方，備倭也。倭事息，此兵遂不可撤。其人多趫悍，間有事故死亡，若歸故土者，雇倩本地惡少年冒充之，而享其糈。地方毫無所益，而歲費錢穀幾十萬。才議撤，已飛語鼓噪不可聽聞矣。尤可恨者，群聚剽市人之物，或公然為劫盜，奸亂無所不至。有被其害鳴於官，官畏眾囂不敢問，甚且反笞被害者。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婦，嬲而淫之，同人道於牛馬。地方人談之，皺眉切齒。余嘗私計，江防既有舊營，此營真可無設。禦之之法，或以漸分布江上要害地方，如新江營、浦口等處，四散其黨，庶在此猶資其防守扞禦之力，不至若今之屯聚而肆螫。如不能，然則惟有逃亡不補，久而需其盡耳。大校不過一二十年，其人可盡。昔張蒙溪司馬，因倭患立振武營，後卒兆庚申之變。深心為桑土計者，於此可毋慮哉？

壬午

國朝壬午之事，建文皇帝遜位，自鄭海鹽、薛武進皆以為實。然至正統復出，移入京師大內云云，亦載於紀傳。然余考之，西山不封不樹之說，毫無仿佛，使當時果有之，於時禁網業已漸弛，於洪熙之後何所諱，而人遂不一誌其處也？且以帝之遜為真邪？龍而魚服矣，鳳而鴻冥矣，何天不可摩而飛，何地不可鍤而葬。孝康之祀忽諸，又何所戀戀於京師一抔土也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，直據史斷之，其言良為有見。余又疑靖難師至日，搜宮捕奸，爬梳亡遺，當時誰敢指后屍誑以為帝者？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，夫禮

以天子，陵寢今在何地？既不為置陵守塚，又何云以天子葬乎？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，存疑焉可也。頃有議者曰：「使帝當日端拱臨朝，引周公弼成王以待成祖，不知成祖何以處之？」嗚呼！此書生輕信之談也。靖難起兵者何事而為若言？夫騎虎之勢，可中下邪？且成祖即肯退而北面，而僧道衍、東平、河間之倫亦必以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」之說進矣。若成祖因而聽之，與後漢、後周之事何異？故余嘗謂建文於靖難師起，手詔軍中，「毋使萬世而下，朕有殺叔父名」。及靖難師至，潛身遠避，又毋使萬世而下，成祖有放逐名，真可謂三以天下讓矣。是以成祖即大位之後，人言紛紜，不復詔天下大索者，或亦有以動其心也。如前所言，彼不見允熥等之貶死，建庶人等之禁錮乎？是其意果何為也，而為此迂遠之論哉！

革除

父老嘗言：建文四年之中，值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，治化幾等於三代。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，百姓樂利而重犯法，家給人足，外戶不閉，有得遺鈔於地，置屋簷而去者。及燕師至日，哭聲震天，而諸臣或死或遯，幾空朝署。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，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。

五三絕

金陵昔稱三絕者，瓦官寺宋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，晉顧長康畫維摩詰像一軀，晉義熙中師子國獻玉佛，高四尺二寸，玉色潔潤，形製殊特，殆非人工，稱為三絕。清涼寺董羽畫龍，李後主八分書，董霄遠草書，稱為三絕。靈谷寺晉張僧繇畫大士像，李太白讚，顏魯公《清臣書》，稱為三絕。又考瓦官寺陸龜蒙《古錦記言》，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，唐則天皇后錦裙一幅；又南唐時修講堂，鴟吻竹筒中得王右軍《告誓文》，如是則瓦官又當有三絕也。若別論奇豔，吳趙夫人之機絕、針絕、絲絕，一人而兼之，尤為最勝。金陵有五三絕矣。

解道

南京留守中衛指揮、舉武進士第一人解元家，有其先祖解道像，年二十許，烏紗矮冠，服高皇帝所賜袞龍袍，二軍士持刀劍侍立，又有高皇帝御書「解道」二字，字用朱書，大不及一寸，紙高四寸許，長六七寸許。元父曉常言：道之祖與高皇帝微時有舊，即大位後，召其人，問有五子，悉令從軍，三子歿於陣，後二子亦死。高皇帝心憐之，命抱

其孫至，為賜今名，手書予之。既書，問左右：「字佳否？」中涓或對曰：「道字差小。」高皇帝怒曰：「道何得言小邪？」命斬之。授道為今官，長而職隸青州衛。高皇帝一日召問解老：「而孫安在？」具言官山東。高皇帝立命兵部調京衛，時年甫弱冠耳。一日，道入朝，與張真人遇，真人於班中與道拱手。時禁百官入朝者不許行拱揖禮，糾儀者劾真人不敬。高皇帝召詰所以，真人對曰：「臣不敢言，言則道死矣。」固問之，真人曰：「道乃天上黑煞神，故臣為加禮耳。」高皇帝乃命道上殿，解大紅團領衮龍袍賜之。道頓首謝，歸至其家，未入室而死。此出王丹丘先生所記，且云其字，家人以朱紅盒子貯之，與像皆萬曆戊子仲夏十七日親於解元家見者，言當不妄。真人云云，恐涉傅會，但衣之畫以龍文，必有以也。

寶船廠

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。永樂三年三月，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裏、滿剌諸國，通計官校、旗軍、勇士、士民、買辦、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。寶船共六十三號，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，闊一十八丈；中船長三十七丈，闊一十五丈。所經國曰占城，曰瓜哇，曰舊港，曰暹羅，曰滿剌伽，曰阿枝，曰古俚，曰黎伐，曰南渤里，曰錫蘭，曰裸形，曰溜山，曰忽魯謨斯，曰啞魯，曰蘇門答剌，曰那孤兒，曰小葛蘭，曰祖法兒，曰吸葛剌，曰天方，曰阿丹。和等歸建二寺，一曰靜海，一曰寧海。案此一役，視漢之張騫、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為險遠。後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，亦足以方駕博望，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里，而遍曆二十餘國者也。當時不知所至夷俗與土產諸物何似，舊傳冊在兵部職方。成化中，中旨諮訪下西洋故事，劉忠宣公大夏為郎中，取而焚之，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，遼絕耳目之表者。所徵方物，亦必不止於茹醬、邛杖、蒲桃、塗林、大鳥卵之奇，而《星槎勝覽》紀纂寂寥，莫可考驗，使後世有愛奇如司馬子長者，無復可紀。惜哉，其以取寶為名，而不審於《周官王會》之義哉。或曰寶船之役，時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者，假此蹤跡之。若然，則聖意愈淵遠矣。

里士鄉士

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，詔賜耆老粟帛。京師、應天府、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，天下民年八十以上，賜爵里士。應天、鳳陽民八十以上，天下民九十以上，賜爵鄉士，與縣官平禮，並免雜役，冠帶服色，別議頒行，正官歲一存問。此爵似即今之壽官，而人多不知其名，即漢之三老、公乘爵級也。

國初曆式

國初曆，民間有藏者，其式與今不同，有襲爵受封、祭祀祈福、求醫治病、乘船渡水、登高履險、收斂貨財等件。通者曰「宜」，不通者曰「忌」，有甲子而無年號。案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，太祖為吳王時所刊行者，以後既建元，遵用《授時曆》，則未有不紀年號者矣。

物怪

萬曆十九年，三山民家產一黃牝牛七足，腹下四足，脊上三足，皆軟。前後竅各二。姚敘卿太守田在其地，親見之。

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有人手持一物過余門，豬形也，頂上生一目，鼻長二寸許，云是磨房牝豬所生。

僻姓

弇州《奇事述》紀姓之奇僻者，在留京則有縻，上元人，訓導煠。郃，江寧人，御史清。相，上元人，知府迪。漆，江寧人，參議汝翼。乞，南京人，沁水令賢。八，江寧人，禮部主事通。《南畿志》又有達，江寧人，進士旺。遲，上元人，舉人讓。師，江寧人，舉人政。簡，上元人，舉人澄。強，上元人，舉人英，子推官毅。具，上元人，知縣春。又郃，上元人，知縣傑。密，太醫院人，舉人璉。井，江寧人，舉人康。宇，龍虎衛人，長史賓。藍，江寧人，推官英。柴，驍騎衛人，知縣虞。伊，上元人，知州伯。熊向，京衛人，舉人鎬。《京學志》又有乙，應天人，禮部郎中瑄。陽，上元人，主事清。卡，江寧人，舉人安。雍，豹韜衛人，知州熙。浦，上元人，知府鏞。芮，應天人，府同知鑒。桑，應天人，學正義。景，上元人，中允暘。鄔，南京人，歲貢經。伊，上元人，御史敏生。甘，府軍衛人，通判節，又評事觀。符，京縣人，訓導嵩。蒲，京縣人，歲貢璧。繆，京衛人，教諭仲選。叢，錦衣衛人，進士文蔚。闕，驍騎衛人，教諭近臣。而今考軍官選冊，有指揮歹九經、解生麟，千戶都相、辛蔭，指揮哈勳，千戶朵汝翼、左尚忠，指揮牟天祐，百戶姬文舉、幹汝霖、敦應舉，指揮修身，百戶尚應和、承音戢、汝坤、南有賢，指揮闞承澤，百戶回承蔭、冀可久，指揮完應舉，百戶琴應龍、印汝遂，千戶練承蔭，百戶朿應龍、伏元吉，指揮滿廷芝，百戶昌名譽，千戶蔚文科、伯彪、越光遠，百戶汝延齡，千戶封德懋、言必中，百戶麥時秀、時應高、磨繼輔，千戶浩義之，

千戶花正先、佴貞之，百戶藥仕龍、水鑒，千戶席武、莫仕強，百戶艾承祖，指揮逯應科，千戶索名世，百戶佟應秋，千戶燕拱北、鈕夢吉，指揮社弘世，千戶曲文禮，百戶屈應武，千戶平胡表，百戶楚應魁、雙應科、西京、甄國祥、單應科，千戶戈演文，指揮谷惟高，千戶酆永年、指揮蘭應兆，千戶倫暹、宮志道，百戶潛國蔭、于國忠，千戶冷仲仁、戰必克，百戶別承蔭，指揮塗禹會，百戶刁夢吉、門椿、母炆，千戶花從善，指揮鎖以忠、眾心悅、鐵柱，千戶居承祖、藕應登、火既濟、吉逢時、仝應爵。而閭里中，又以為種、為危、為胥、為須、為巫、為殳、為呼、為奴、為銀、為雲、為端、為欒、為宣、為匡、為剛、為杭、為欽、為談、為古、為邸、為米、為苑、為左、為黨、為紫、為壽、為苟、為後、為咎、為冉、為鳳、為待〈（疑是侍其，乃宋進士，侍其禹之後）〉、為頓、為假、為寇、為沐、為鞠、為筧、為剌、為撒、為柏、為翟、為黑。它為余所未睹聞者，尚未之紀也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